

鍊使習性如綿之柔進道之志如金石之堅常在萬物之上不令一物染着學人當以道德為根源外事雖有萬變皆是虛動然隨而應之吾之湛然真體未嘗動也如以黃金鑄諸器物然形狀有萬不同而金之真體未嘗變也故云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根源若人心中未有所見不能知此詞旨趣即當積功累行功行既至明有響應學道之人未至洞達神明不能見道此真實之語東等識之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之二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之三

弟子段志堅納

并九

癸巳冬十月義州通仙觀命郭志全講道德經首章有云玄之又玄志全云無極之妙也師曰大凡書中重稱之辭皆不盡意此非論語時哉時哉之類也以明天中復有天之妙理夫人稟元氣以生性中各具一天若人人能自通明而所行盡合其道則雖無經教可也蓋緣衆人為物欲所引迷不能復是故聖人重哀之設此教法以開覺拯救之學者當因其經而究其用貴在躬行之既熟從容中道尚何待為學未至此地欲棄學亦不可也故有云人稟元氣以生得其清者為賢濁者為愚此特明其大槩曾不及其用信如此言則賢止於賢愚止於愚是絕為學之路吾聞師父嘗言道氣化生天地長養萬物其中把握有至聖存焉得其大者為聖賢小者為常人飛潛蠢動之屬止得其偏者耳此至明之理雖萬類不同其出於道則一也既出於道而皆具道性況人為物靈則有可復於道

之理只緣多生迷於所習失其常性不能自反今者因經教明此至理便合言下領受將積習迷情一皆除去不求於道而道自得陰符經三章其一神仙抱一無為自然也其二富國安民積行累功也其三強兵戰勝物欲染習害吾正性兩者交戰能以道勝之非有志者不能經云強行者有志又云自勝者強凡己之愛惡一能反過苦於己利於物自損自卑任物欺凌而不動此自勝之道也初則強行久則純熟漸至自然物欲淨盡一性空虛此禪家謂之空寂吾教謂之清靜此猶未也至寂無所寂之地則近矣雖然至此若無真實功行不能造化無造化則不得入於真道須入真道則方見性中之天是為玄之又玄至此則言辭舉動凡所出者無非玄妙故繼之曰眾妙之門講天下皆知章剖析六對至聖人處無為之事云此非有為對待之無為乃無為無所不為之無為也故以堯讓許由之事證之云以迹觀之則堯有為而許無為以道論之則堯未嘗不無為許未嘗不有為也堯

雖居天下之大如寄如託而不有其天下故雖天下之大而不能累其心其讓非無為何許之辭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吾不爲名名者實之實遂不受且天下既已治則故不受或當天下之未治則許將若之何亦必有所爲也堯許同道易地則皆然故曰堯未嘗不無爲許亦未嘗不有爲也惟其應變隨時處之合道初無心於其間是以並稱聖人師曰學道之賓主不可不明也學道是主萬緣皆賓凡與緣接待輕重塵勞一切功行皆是。求道之資無有不可爲者惟不可有所看一有所看則失其正矣今之積累功行人甚多然少有功成不居爲而不恃者既有恃者止是有爲福德若爲一切功行無恃着之心則受虛無之功獲自然之福雖曰有爲吾必謂之無爲矣凡一切功行塵勞實爲求學之資非爲功名也正似農人竭力耕稼及百工日用其技其心主於謀食而耕稼及所爲之技皆是實也要終日經營而無着於經營雖聖人豈無經營獨不主於經營耳故有云聖

人有經營之跡無經營之心凡所經營者皆跡也一着於跡則便有對待能不着一物透入虛空方可出於對待吾嘗有云踏破虛空離六對又永嘉云諸行無常一切空此是如來大圓覺修行人體至於此則入未始有物之地神師云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盡矣講不尚賢章終卷三師曰此章之義道德已過半矣學人必先通異名異象而後看諸經文則少惑如龍虎嬰姪等語不出元氣陰陽如釋氏曰教又曰禪名殊而理一也還能心上轉換過則無不爲已所用此章首言治國之道又何異於治身心即君主百體皆臣庶也君治則國治心治則百體自理寄記師父大定間宣見時論及諸功法惟存想下丹田爲最然止一法耳於道則未也近年隰州王道人以此爲至極以授諸人曾不知有爲之偏法終不可入於真道吾嘗言如以術能開諸花卉於寒冬之時然終不能結其實每來參問吾以真實告之出而有言曰言性不及命此是何言邪一物

不累清虛其心十二時中皆是福德不求腹實而腹自實也損之又損一念不生其志弱矣志弱則骨強亦莫非自然之道也此外又復有所謂命者則吾不知也大凡學人初莫不有志於道然多中道而廢止緣有求速成之心卒未見其驗則疑心生此所以廢學人心上未了正如人抱大疾必求諸醫服行所授之法或久未驗則必求他醫行之又無驗則疑心生至於再三則雖復有名醫之言亦不信也終不肯回顧自己緣命如何耳凡得道之人人但見其今世得道殊不知其五世十世至於百世所積修功行既大成於此一世也豈不見諸師真未出家時皆已有心地玉陽大師嘗言太古師二十八歲山東賣卜一日偶書一詩其語意非得道人莫能及後遇祖師入道便言爲道不難沃州橋下四十年了道非有宿積之功能至此手吾住玉清觀境中見天門開吾嘗以問師父師父曰此猶未也比之了道如此妙境不可具言道氣內充恍恍惚惚正如乾卦九四或躍在淵之

理深信大光明罩紫金蓮也吾初不知後入道乃知人人具足此理丹陽師父初開教門止言道之易成門人敬信其言或三數年不見其驗一日眾集上問曰師言為道之易弟子等嘗觀得道人皆是宿緣所致非一世所能成師嘆曰大噶曰既知如何不下手速修眾皆退服其言今日爾等但勿有疑心休虧日用遇有惡境莫使心動一回忍是一回贏慎勿因循苟且積成罪根定有墮落吾言不妄矣會集諸家之解講谷神不死章終眾請師指證

師曰諸家之說各有理然河上公神人也故其注於性命則詳於外事則略却如諸家罕言治內之事也修行人聽受得用最者莫如河上公夫谷神不死一章為道用之極致而初學者便欲為用則失之矣吾謂必先行盡前五章之義始可用此谷神之道是故為第六章嘗記師父維州時遊息於花園草亭吾與趙虛靜先生老蕭先生及龍虎千戶侍師嘗授此章之大義云俺於大定間入見時

進詞畢承旨求道俺心許傳谷神一章以為萬乘之君懇心求道況乃實有德行亦足以傳然必能持戒七日而後可曰不能減至五日又曰不能又減至三日近侍猶以為難遂止掩與丹陽同遇祖師學道今俺重作塵勞不容少息與丹陽默談玄妙一日閉其戶俺竊聽之正傳谷神不死調息之法久之推戶入即止其說俺自此後塵勞事畢力行所聞之法行之雖至然丹陽二年半了道俺千萬苦辛十八九年猶未有驗祖師所傳之道一也何為有等級如此只緣各人所積功行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非一世修行至此世功行已備用此谷神之道當其時耳故速見其驗俺之功行未備縱行其法久而無驗固其宜也修行人必先全拋世事齊修萬行使一物不累一心致虛至寂無所寂之地功行兼備則福至福至則心開一點光明透入即天地之根二物自然合而為一方用綿綿之道以存養之使之充實則永劫不死矣故張平叔有云鼎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

空鑪入道自有等級皆驗福德清靜以進升今之人或不務實功實行以成其福而徒勞空想要入真道未有不落空者哀哉昔日山東堂下有一客來參問本西路富商有遇正陽真人傳授微訣即日盡棄其財世欲淡然而自忘於心師父惟教之積福慎勿馳騁於外人既知則必加尊重久而有所損折難以成道是知雖遇真傳亦須重積功行以資其福方有所成也弟子問經中出生入死之義師曰河上公注可取十有三者蓋言十之有三四體九竅或七情六慾是也出之則生之道入之則死之道惟人以生生之厚則動而之死地故善之生者使無死地雖虎兇甲兵俱不能為害凡人既有所積惡業則便有死地自有惡氣隨之故遭惡對皆是還報宿債也人無惡債與人交則自然得和亦非一有面和有神和顏色相和而無惡者面和也然猶有離間神和者面未熟而神先和則無間矣此無他素無惡積故也永嘉有云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善惡皆有還

報且如我以和悅之色奉人則人亦以和悅
答我我以暴慢之色加彼則彼亦必以暴慢
復我矣自然之道也小逆小順尚必還報果
有損人害物之惡豈得無報必欲無報莫如
無業業從身出有身則有業七情六慾內外
交攻盡心制御尚有不能若或縱之動成其
欲玉陽大師有言最切云欲要修行罵假軀
蓋言使人業根不絕而有死地者皆爲此假
軀也能斷諸業根使無其死地者惟丹陽師
父一人而已若有一分之業未盡則猶有一
分之報嘗謂萬法皆通一理且陰陽家推人
之命謂如大率以十分內有三分犯惡星曜
者而其性果有三分之惡夫何故以其前生
習性中有三分之惡未盡其惡星蓋自感也
然遇物即有三分之惡爲對有十分則十分
爲對各隨已有之分數或遭惡人遇惡事之
類是也如影逐形如響應聲處處在在無有
可離之理昧者不自知察或遇人無故與已
爲惡即欲忿去其人殊不知外惡未去已惡
轉生比之元惡又不知加幾倍此所以人多

習至全惡而終不自省不如將已之惡去盡
則是無對外惡何從而生修行人止是自治
或獨居或與百人居亦止自治而已既明
此理即要人當下承當不然則來生又如是
何哉蓋習性中帶着種子故耳是謂種性或
問曰師嘗言人稟五行之性皆習性所感化
亦此理邪

師曰然還能提過此來便是提挈天地把握
陰陽五行不到處也故師父有云列碎中間
一點便超得岸神舟凡人心上物物無礙方
是圓成若有一物過不得則猶未也師父初
學道下志列心縱有難列之習不過百日未
有不淨盡者自言俺無懼於猛虎見神殺孽
像而有懼心時時故往見之或就宿其廟如
此者三年懼心方盡故知人心上應有難過
底事無非客情以志列之未有不能克勝者
惟患無志講至戴管曉章終請師指證
師曰老莊之書言不盡意非得道人難以知
其微禪語如謎令人難解亦非故爲如此其
理有不容名言處是以不得不耳志全曰禪

家近似老莊之言

師曰禪家專明宗性其妙處不出老莊之所
云故假其言以傳其妙非其言則無以拈弄
其語言三昧人人遊戲若非得道之士未有
能忘之者又得道之人豈一一皆自經教中
來未有經教時豈無得道之士玉陽大師得
道後方看道德經然欲講演則必假於言此
載管魄一章如引握人手教之修行之事嘗
記病王先生學道立志苦卓忘形忘世食不
暇擇但充腸而已如此者四年所行甚合此
章之義愚一日靜中覺氣候沖溢頂上作一
聲其頂開裂而甘液沛降自此後殊無消息
遂生疑心就師父堂下參問凡住者有問疑
心未嘗不受師父嗔喝意謂學道復有何疑
師父素知此人之誠故容參問

師曰豈不見道德經所云天門開闔乎此後
師父時時問及知其再無消息即令住觀院
接待積功行是知雖有苦修而無功行終不
能成玉陽大師自居家時不知愁事出家不
漏後在鐵棧山忽一夕有漏哭泣至慟意欲

食之感諸天以布沖和之氣後三日乃得心
地此後方是千磨百鍊曾於沙石中跪而不
起其膝磨爛至骨山多礪石荆棘赤脚往來
於其中故世號鐵脚云如此三年舊業始消
盡學道之人要明此箇道理或問曰有人多
積功行而不能成大福者何曰只緣逐旋受
用却正如人積財隨得隨使終不能至大富
矣

師曰王陽大師見吾觀馬數曰馬曾做人
亦曾作馬僂第二十七劫曾為牛故今生之
性猶昏而不識文字牛母香來求拔薦於我
佛教云得道人能超三世父母僂謂能超億
會萬祖

師曰長生師父預言未兆之事甚多未易一
一舉似如呼老莫先生來堂下不數日化去
朱二官人亦無故召至七日化莫公人號莫
山岡為其家以陰陽二宅為業妻于出家
有大志住神山十五年不復窺其門長生師
父問人曰萊州誰氏為極富人以其極富者
對

師曰俱不富於莫山岡先生此公已得清靜
果雖滿地金玉如何買得此非極富者乎朱
二官人心地雖未至此其功行甚大講至寤
辱若驚章終

師曰就教門下直說眾人易知一言可斷之
曰戒者假既知身是假則不可着着則喪我
之具故無其身非棄其身也但不有其身耳
身且不有況天下乎聖人亦不是棄天下但
如寄女託而不有其天下所謂籠辱等事吾
何為驚郭志全曰列子鄭人得鹿一章其大
義以謂人不知道則於得失之際無非謬妄
故實獲鹿者妄疑於夢而失之或者用彼疑
妄之言而得之彼與彼將自以為真得失也
殊未知所得所失俱非其正是故士師而今
中分之故知儻來之得失皆猶夢幻又何以
妄為寵辱若驚邪

德神氣者為真此外莫非假與妄也雖聖人
亦豈無念然應萬念曾不失其真真為根源
故也師父有云應念隨時到了無障礙自有
根源夫知道之士或毀或譽或寵或辱千變
萬化曾不動心何哉只緣識破此夢幻也有
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列子
所謂鄭人得鹿只緣妄境上得只於妄境上
失此說無他止是戒有心也

師曰穀之始生自吐芽布葉以至出秀皆得
名為穀然必結成子粒乃得穀之實收而貯
之變而為食能復為種是得穀之用也然則
有苗而不秀者有秀而不實者或捨之不芸
則不成實或堰而助長則反為害皆失其道
也惟當時種時芸待其天成而已學人自初
地以至得道節次地面皆可名為道然必得
入於真道始得道之實或有退怠者自止太
急者反害間有無此太過不及之病而肯所
得者猶未至實地或不能藏密待時自矜自
揚為師為範些小光明散去不復再得終所
成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此之謂也講至視之

不見章終

師曰通得此章之義正是自家教門行事丹陽師父全行無為古道也至長春師父惟教人積功行存無為而行有為是執古道為紀綱以御今之所有也經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凡學人先執持己之道性為紀綱而後積累功行以應諸緣無施不可丹陽師父云無為心內慈心起真行功總屬伊功行既到心地自得開悟聖賢與之道奈何有功之人多懶倚賴功行望道之心還能將此心忘却便是為而不恃師父嘗云俺今日些小道氣非是無為靜坐上得是大起塵勞作福上聖賢付與得道之人皆是功行到聖賢自然與之丹陽師父因乞飯中聞道長真師父路中行次得之長生師父坐於洛陽瓦市中至七年得之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之三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之四

弟子段志堅編

序

師父嘗說徐神翁在家大孝備貨於酒肆中三年所得工價奉養其母凡塵勞之事不擇輕重見無不為一日有客畫鶴於門壁間神翁出觀之客曰目一顧神翁遂得其傳即於榻人邊靜坐忘形至七日心開悟道若非先有博大功行何以致此以其有之故聖賢來點化畫鶴者即純陽之化身又馬自然者早年知道苦行動修至六十四歲尚未有成一朝發憤將投河以棄其身忽遇人曰公之功行已備惟欠此一着爾遂止之果百日了道以二公觀之一無為一有為欲明無為有為之正實難分解只要功行圓滿自有所得師父自言俺學道下志把捏心情自內觀其心至寂無所寂地面前後百日雖鬼神至靈不能窺測然忽一念橫起自不可通用盡智力終無可奈何此無他只是少關功行故也若果功行周全聖賢自來提挈學者勿疑誰古之善為士章終

師曰所講析盡其理然未盡其用往日咸陽老王先生深通經教一日來堂下師父問即日看何書對曰華嚴經師令講其義師曰向自皆妙用惜乎能演而未發明也此章為學道之人大戒已之抱道不欲人知人知則有損如藏珠玉慢則招人窺竊兢兢猶豫如冬涉冰惟恐其失又恐人知是以若畏四鄰儼然若客無敢妄有動作此外慎也渙若冰釋敷子若樸曠兮若谷言內性也慎其外而護其中然尚守其弊不為新成將以成其大成也故經云大器晚成今日學者或有此子光明自盈自足惟恐人不知不能固守其弊正玉陽所謂狂花也學道始則甚易得愈深則愈難見往日遠方道人欲來山東堂下未至時無有無敬心者想像堂下皆有道之士既至相見未久惟見其無甚異於人者則敬心稍衰殊不知道愈深而人愈難見此所以為深不可識師父常應人談說俗話連日不止外人初聽者無不驚訝當時大有塵勞師父一一親臨至於剝麻之事亦為之堂